

我的青年時代

賈景德遺作

故考試院長賈景德煜如先生，光緒癸卯科選優貢，中舉人，甲辰捷南宮，登進士第，自甲辰以後，翌年清廷宣佈停科舉，興學校，所以，賈景德先生可謂為末代進士，同時，由於他享高壽遐齡，在世八十二歲，因此，他又是我國歷史上最末的一位進士公。

本文係賈景德先生生前遺稿之一，記述他就試的經過，婚姻的片段，以及一生之中，四渡遇險的情況，名之為：「我的青年時代」，是一篇頗富史料價值的文獻，謹錄之以饗「中外」讀者。

李寰謹識

我就試的經過

我自十三歲開始，就是跟四叔父念書的時候最多。四叔父對於子弟是主張期於大成，而不主張急於小就。祖父因為年老，父親因為多病，却有意讓我早點成名；而且父親，四叔父都是十四歲就進的秀才，三叔父是十五歲進的秀才，家庭環境，對於童年應試，自然不覺得是件難事。但是要考就得準備考的工作，恰好十四歲那年，父親從直隸回家，預備給祖父在次年做六十壽，在

這階段裏，對於應考工作的八股文試帖詩等，也都加緊督課起來，一天出的六韻試帖詩題是：春水綠波得波字，我的詩第四韻是「不堪鴛夢斷，愁見鴨頭多」，老人們看了，都說很有點詩意；又恐怕我怯場，做了一次實地練習，就把家裏作為考場，點名封門，領卷入號，一切如儀，父親充主考官，叔父充巡場官，母親充號軍，應有盡有一點也不苟且。作了三篇八股文，一首六韻試帖詩。繳卷之後呈給祖父，祖父一看，笑顏頓開，說「尙是可造之才，不妨去試一試。」第二年

我十五歲時，正值科考，父親就教我去應試。從前考秀才，須經過三個階段，才能完成。第一段是到本縣應縣考，主試的是知縣；縣考被取之後，再到本府應府考，主試的是知府；府考又被錄取之後，才能應院考；院是指本省的學政而言，是主持全省教育的大員，他的正式衙門，本設在省城，但為便利應考的士子起見，取的是巡迴辦理考試的制度，在省內各重要地方，大都是府單位，分設考棚；學政按期蒞臨之際，就在那裏考試。府考已經錄取的考生，呈送院考；院考又被錄

取，才正式成爲一個秀才。我因爲沒有經過縣府兩試，是在府衙門補行考試後，再應院考，被取了第四名的秀才。至今已整整一個花甲。在從前的制度上，是應該舉行重游泮水的慶典的，現在說起，當然都是歷史名詞了。在這一考的試裏，還有兩件可以敘述的事情；一件是光緒五年，邢臺楊蔗民先生恩溥，坐沁水知縣時候，夢見一個艷色女子告他說：「原住沁水東關，被人強迫遷往北京西直門外，住了多年，不喜歡那裏的雜亂喧鬧，想回老家，請加保護。」先生醒來之後，很覺奇怪，第二天就到東關去訪問，毫無所得。經過法隆寺又進寺中遊覽，坐下休息時候，寺中和尙譚起故事，說大佛殿前，本來有很好很大的一叢牡丹，品種優良，開時極爲茂盛，後來有一北京旗人，在縣坐官，交卸時候，強行移走幾本。至今只賸枯枝，不見當年的盛事。說時十分惋惜！先生一想，難道夢見的是牡丹花神不成？到殿前詳細察看，果然發現許多枯枝，教和尚加以灌溉、培植，回衙之後，又出告示，嚴加保護，不許糟踐。不久果然發出新芽，開花極其茂盛。恰好父親就在這一年中學，縣裏的人，更說是吉祥之兆。我在小時，早已熟悉這事，進秀才後，到縣城舉行入學典禮，抽空就到法隆寺去尋訪這個艷色仙踪。無奈花時已過，悵惘不已，徘徊殿前，不覺肅然下拜。後來二十歲隨着四叔父赴運城念書，路過縣城，想起前事，趕着抽空到寺中遊覽，正當二月初頭，又不是開花的時候，自覺與花神無緣，深爲不樂，曾做一首小詩：

十五行年入泮池，癡狂曾此誤花期；

春風楊柳荒祠裏，又見先生下拜時。

狂情綺想，寫成自覺好笑。不只當時沒有敢讓四叔父知道，從來也沒給朋友看過，後來也沒有收入詩集。民國二十三年春季，有人在花開正盛的時候，照了一張像片寄給我，抗戰戡亂，流離轉徙了多少年，我所有收藏的東西，散失的一點都沒有了，但是這張花影居然幸而保存，帶來寶島，每當明窗淨几展玩起來，真覺得綺年無改，玉貌勝常。我和這位花神，雖未親一時的蕙澤，却結成長久的神交，無緣有緣的因緣，不知該如何解說了。另一件事情，是我進秀才時，學政是王梅伯先生廷相，熱河人，世奉伊斯蘭教；老太爺恐他做官以後，不能恪守教規，常常隨在任上，加以監視。庚子八國聯軍入京，王先生殉了國難，清史稿把他列入忠義傳中。王先生學慕裏，帶的幫看卷子的，有楊蔗民先生的少爺楊泊生之培，泊就是沁水的別名，他當初生在我們縣裏，所以字叫泊生。蔗民先生調署平遙縣後，即聘請我父親到平遙教泊生讀書，與我家有兩世深交。院考時候我的卷子就是經他初閱的。但彼此都不知道。放榜之後，我在明道書院附近，看到一個生人，往書院走，不像本地人。當時四叔父到北京去會試，由父親在書院代理山長，心想可能是拜訪父親的客人，但不知道是誰。趕我從外回來，父親告我說：「剛才來的客人，是楊泊生，給我道喜；並說看卷時，不知世兄在場，暗中摸索，結此文因緣，真是喜中之喜！」但學政於放榜後匆匆他去，我和楊泊生未得正式見面。後來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，我中本省第三名舉人，

泊生在他本省中第一百三十三名舉人，他和四叔父說：「我中了世兄一個小零頭，真是慚愧！」這一次又沒見上，以爲會試時候，一定可以見面。誰知他沒有趕上下場，就在開封病故了！始終還是沒有見過。說到花的因緣連到人的因緣，遇與不遇，真有莫之爲而爲的巧事。我進秀才以後，就連着遭了祖父、父親的喪事，丁憂守制，不能下鄉試。隨着又是庚子辛丑義和拳匪八國聯軍的變亂，國家就沒有開科。所以一直到光緒二十八年壬寅，我二十三歲的時候，才第一次下鄉試場。當時因爲各國恨我國的拳匪變亂，強迫着訂了許多苛酷條約，其中一條是有拳亂的地方，就要停止考試，如北京有過拳亂全國性的會試，就不准按照正常規定在首都舉行；有過拳亂的省城也不准按照正常規定在那裏舉行鄉試。山西的鄉試，本應該在太原舉行，因爲庚子年省會太原城裏拳亂鬧得最利害，就改在西安與陝西鄉試會關辦理。我在前面說過，所以隨同陸馨之由長治到臨晉，就爲去西安比較容易的原因。到臨晉的秋天，就去西安下鄉試場。我詩集中第一首詩的潼關，就是這次作的。其時剛把八股文改爲策論，自己以爲不受拘束，正可以用其所長，盡量的發揮意見。出場之後，頗覺不錯。回到臨晉，東家看了文稿，更是期許甚至，天天盼我的捷音；誰知結果落第了。這回第一場的首藝題目，是「漢文帝書良二千石姓名於屏風」的史事，我在首藝騰完之後，正在做午飯，有一個同鄉同學賈棠召南（與我同號舍）來看我的文字，我在他走後，高興的又在後面加了一小段文字，記得頭兩句是

：「嗟呼！今之官吏，猶虎狼也！」下文就不能記憶了。後來領回落卷，看到主考在卷上批語的旁邊加了幾個小字是「首藝結尾有語疵」。才知道是筆酣墨飽之際，沒有注意到含蓄避忌的老套。因而吃了畫蛇添足的虧。

光緒二十九年癸卯，又逢開科，並且有優貢場。這個優貢場也受了條約的限制，不准在太原舉行。那時我已任山西大學堂念書，所以是由太原先到解州考優貢，再由解州轉赴西安下學場。初到解州不久，就有一個素昧生平的太平（後改汾城）人姚某，來找我說：「他大年初一，夢中看見天榜，新科解元是賈景德，醒來之後，不知真有這個賈景德沒有，就到處尋找，今天居然找到了。」見面之後，很是跟我要好，沒有幾天，就成了換帖弟兄。趕到優貢放榜，我雖得了第一，但是鄉試解元却教一個姓楊的得了，並不是我。

從前的優貢，是和子午卯酉年的正科鄉試開科的那一年，同時舉行的。舉行的日子，却在鄉試以前；規定每科大省六人，中省四人，小省兩人，山西是每科四人，另有候補八人；預備新優貢或候補的優貢，如在本科跟着中了舉，就將候補的人依次遞補，作為正式的優貢。得優貢後，朝考列一等的就是知縣，出路很是不錯。主辦這個考試的，就是本省學政。當時的學政，是天津劉幼樵先生嘉琛。題目是「秦伯用孟明，孔明不赦馬謖論。」放榜以後，我同同年孟某、董某、荆某一齊去見學政，幼樵先生對我的文章，很誇獎，說「比去年應科考的時候更進步了。」並說：「你和孟董三人，今科都要中舉；荆某雖不中舉，

但是明年朝考，也一定是得意的。」後來這話都應驗了。谷老先生得到優貢放榜消息，驚喜欲狂，拿着電報，連跑帶走的去四叔父講堂上說：「咱們的景德中了第一名優貢了！」四叔父也為之听然！我雖然這年中了舉，却把優貢做了一個不生作用的過程，一面是覺得來年如不能中進士，反不如優貢有個好的出路，一面是覺得我初到大學堂對四叔父大言不慚的說話，不幸得有應驗，也是很好笑的事。但對於長輩、主司、朋友們的激賞與關懷，却是值得永久懷念的。

考完優貢之後，跟着就又到西安下鄉試場。這一科的山西正主考是長沙鄭叔進先生沅，副主考是天門周少樸先生樹樸，論文題是「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論」。我中了第三名舉人。這在我們家裏，有幾個巧合的事，一是我父親在光緒五年，先得優貢第一名隨着中舉，我也是優貢第一隨着中舉；二是我四叔父在光緒十七年，中的是第三名舉人，我中的也是第三名舉人；三是父親是己卯，四叔父是辛卯，我是癸卯，又都是卯年。知道我們家世的，都覺得有趣。這些中學的文字我早已棄掉了，也沒有買過是科的關墨，僅在少樸先生的京寓裏，見過進呈光緒帝的策論經義中有我的幾篇而已。後來抗戰時期，在西安去見四叔父的老友吳敬之先生，一見面即以手中的癸卯科山西鄉試關墨見贈，看起來和在山東看到當年殿試的對策，是一樣的自覺好笑。少樸先生在清末辛亥年間，正做黑龍江的巡撫，他在東三省總督署中曾任左參贊，當時的總督徐東海奏調我赴東三省任用，後來他函催我去，因為山東巡撫奏

留沒有得去。我在山東丁憂以後，始到龍江撫署做過他的幕僚。民國以後，在北京過從很多，就是這個淵源。叔進先生晚年在上海依猶太人哈同為生，抗戰期中，就病故在那裏。我和先生一般門生故舊，得到消息，曾在重慶羅漢寺設位致祭，做了六首哭先生的詩。這也可以看到從前對師誼的重視了。中學的第二年，就是光緒三十年甲辰科的會試，也是受了條約的限制，不在北京舉行改在開封。不過各國也知道中國的皇帝不能隨便遠行，也同意了會試後皇帝親臨的殿試朝考，可在北京舉行。我就是這一科中的進士。從前中進士須經過三個階段才能完成；第一段是會試，中了之後，按照國家法令，本來叫做貢士；但社會上不用這個名詞，普通都說成中了進士。貢士第一名稱為會元，這次的會元是某陵譚祖安延闈。中了貢士之後，跟着就是殿試；殿試的一甲第一名稱為狀元，二名稱為榜眼，三名稱為探花。一甲限於三名，俗語稱為三鼎甲，這次的鼎甲是蕭寧劉潤琴春霖，番禺朱聘卿汝珍，廣州駐防旗人商濬亭衍鑿。殿試之後，還有朝考，三個階段，一氣呵成，才算完全取得進士資格，我中進士的房師是江西德化蔡燕生先生金臺，座師是長沙張文達公百熙。文達公是清末的名臣，對後進人才極為注意。我在中進士後，以即用知縣分發山東，未能入得翰林，他老先生深致憾意。這與父親中進士後未入翰林，座師吳縣潘文勤公祖蔭深致憾意如出一轍。這固然由於社會習慣上對翰林的重視，而老輩對後進關切愛護的誠懇殷勤，却真使人異常感動的。（未完待續）